往事,不是花朵,是缭绕的烟,不凋谢,只飘散。

往事,会在孤独的时候想起。

一个人,一段旅程。

从孩提,到成长,再到青春的旅程,也许将来会成熟,会老去,会作别这世界,而现在,我们只谈往事。

从前,我有一只小白兔,像天下所有的小孩那样,我也有了自己的宠物,陪伴玩耍,陪伴成长。当它永久地离开时,我都记不清自己流下了多少的泪水,内心灿烂的水晶遭受了重击,像发疯般碎裂。

而如今,我已无法再感受抚摸它,毛茸茸的触感,记不得了。

曾以为会刻骨铭心记一辈子的痛与恨,当你想起时,却已飘散,只有微点的记忆,想着"原来,从前我也这样过啊……"

思绪飘零

那些旧时光

吴菲儿
上海市
实验学校
中二(5)班

而曾经摆在眼前的困难和一眼望不尽的坎,不是也跨过了吗?

往事,会在想念的时候想起。

回不去的旧时光,叫做童年。

那个时候,真的有叫做"无忧无虑"的闲适时光。还记得,夏天的午后,和外婆在院子里晒太阳,炎热的感觉带来温暖与真实,闭上眼,阳光也拼命地挤进来。当然不能让它们进来,捂上好了。"我才三岁,一年,两年,三年,还有三年才上学呢!还有好久喔!"

睡着了。

醒过来了。我已经中二了,算算也有13周岁了。十年,就这样过往如烟。

曾经还有的大把时光,"嗖"的一声全溜走了,不经意间。

有人说,他愿做一只糊涂虫,过去的伤心的事,快乐的事都在脑后,不去记得它,只向未来进发。

可是,我害怕。

害怕,真的都不记得。那些与小伙伴捉蜻蜓的故事,那句流行在班级里的话语,常常要引人发笑。还有小白兔,我不能忘怀它呀!它会生气的,它一定在天上守护着我,关心着我。

还有,每次遇见一位路上走过来的老人,当妈妈让我喊声"奶奶好"的时候,这位"陌生"的奶奶总会说:"哟,都这么大了,还记得我吗?小时候我还抱过哩!"是吗?抱过我?我真的有一些不知所措。我,不记得了。虽说有一丝可笑,那么小的时候的事,搁谁也不会记得了,但那时的我面对满脸笑容和慈爱的奶奶,愧疚感开始滋生。

对不起,你还记得我,而我却已经忘记你了。

我害怕,忘记那些笑脸,那些悲伤的故事,也害怕别人忘记我。

也许,这是为什么人们害怕死亡吧。害怕这个自己曾经存在过的世界,会忘却自己,没了自己,这个世界依旧如常。而往事,早已随着自身,越飘越远。

所以,至少我自己,不能忘却这一路来,自己踩下的痕迹,那些旧时光。

往事,不是花朵,是缭绕的烟,不凋谢,只飘散……

紫气香韵(国画)

丁倩茹 进才实验中学 初三(5)班

感悟生活

梦醒此时

薛碧涵
山东省
莒县三中
初三(4)班

站在九年级的门槛上,回头看看,昨天的我已经远去;朝前望望,望不到自己的未来。

不客气地说,曾经的我,很张扬很自负,自负到认为可以依靠聪明的大脑自学,可以拒绝父母的帮助,认为课堂上听不听老师的课都一样。正是这种自负,让我从云端跌入尘埃。

很久前,有个学姐告诉我小学和初中是两个不同的概念,如果不调整学习状态,是要吃大苦头的。我不信,笑她傻。父母说过,初二是一道分水岭,要好好努力,否则进入初三后,成绩就是一个天上,一个地下。我没有听,固执地认为自己是天上的鸟,永远都不会与虫豸为伍。但我错了,错得险些赔上我日后的前途。

回想自己成长的起点,那时候的我没有骄傲、自满,更不懂虚荣,有的只是努力和不懈的追求。就这样,满怀着对未来的畅想,失败也好,难过也好,绝不会影响自己的信心,随便找个理由就能重新站起来……

可如今,为什么成绩再也拿不到优秀?为什么作文再也获不了奖?为什么与父母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?为什么身边的朋友越来越陌生?为什么我的生活越来越糟……原来都是我自己的错,是我在挥霍着过去自己努力的成果。人若停止不前,就是退步。

进入初中两年了,仿佛生活在梦里,每天上学放学,学会了戴上微笑的面具。小丑扮久了,自己都忘了自己是谁。那一成不变的生活,像死了一样。我曾经拥有过多彩的童年,却没有把握住自己靓丽的青春。

是残酷的现实,彻底地把我从梦靥里惊醒。那不堪入目的分数,让我好后悔!若能重新来过,我愿用一切来交换。我想这次的失败会是我成功的跳板,可能很艰难,也可能很漫长,但我不会再逃避了,不会再放弃了。失败是成功之母,相信在一次次的失败、挫折后,我必将取回属于我自己的辉煌。我命由我不由天。

梦醒此时,是该为明年的成功奋斗了。

诗意年华

那是一首歌

唐宇佳
北大附中
重庆实验学校
四(1)班

我歌唱的时候,
天很蓝,
蓝天下的格桑花,
开得格外灿烂。

格桑树下的我,
早把快乐,
栽种在阳光下,
让心 向天空表白。

生活不容我们多想,
不容我们太贪心,
比如相遇,
比如音乐。

那是一首歌,
做不成格桑花,
就做个格桑花下的泥土,
相守相望 幸福吉祥。

罗斯福和他的特使们

[美] 迈克尔·富利洛夫

20.描述了这次会晤

一天下午稍晚,韦尔斯前往海军部拜访与富兰克林·罗斯福进行通信交往的温斯顿·丘吉尔。这位65岁的海军大臣在一战中也曾担任相同职务,后因他所参与指挥的同盟国军队在盖利博卢战役中失利,丘吉尔引咎辞职。现在,他说,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,他还坐在同样的黑色镶板房间里,使用同样的八角形桌子,头顶是同样的海军大将纳尔逊勋爵画像,面对着同样的局势和敌人。"德国人的目标没有改变,也不会改变,"他告诉韦尔斯,"那就是世界霸权和军事统治,这些目标既威胁着大英帝国的安危,也威胁着美国的安全。他曾经预见到当前的危机,也曾多次向英国政府指出这点,但别人对他的话充耳不闻,现在,威胁最终悬挂在了他们头上。"

韦尔斯在给总统的报告中有些苛刻地描述了这次会晤。当韦尔斯走进丘吉尔的房间,他抽着24英寸长的雪茄,喝着一杯威士忌和苏打水。韦尔斯想,"在我来之前,他肯定喝了许多杯酒了"。丘吉尔让他享受了两个小时的演讲,在这一过程中,韦尔斯根本没有任何机会插嘴。"在演讲中,华丽而深刻的辞藻,伴随着大量的风趣妙语,如瀑布般倾泻而出。"韦尔斯回忆说,"如果我不是曾经'一点一点地'读过他的书,他的演讲会让我更终身难忘(碰巧,当我离开前,他送了我一本签名的书)。因此,他对我作的演讲更像是重温旧课。"但事实上,丘吉尔的魅力深深地穿透并打破了韦尔斯的矜持。几天后,他告诉一位熟人,他精神疲惫地进入海军大臣的房间,但精神为之一振地走了出来。丘吉尔是他所见到的最吸引人的名人之一。

这次出访伦敦最大的收获是与内维尔·张伯伦首相和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进行的会晤。3月11日星期一晚上,韦尔斯和肯尼迪来到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,进行首次会晤。早在两个世纪前,这座宏伟的古老

建筑就成为英国首相官邸。首相正在他的长条形的内阁办公室里,办公室窗户高大,首相坐在铺有绿呢桌布的会议桌前,背后是白色大理石壁炉架。韦尔斯发现,张伯伦显得比他的照片更年轻和健壮,丝毫没有传言中所谓"困惑的母鸡"形象。"他的头发漆黑,只是前额有一缕银色白发……他的突出特征是一对大大的非常敏锐的黑眼睛,和他低沉清晰的声音"。不一会儿,哈利法克斯也进来了,"他的相貌与照片完全相同:特别高大,体型瘦削,不太成熟的容貌"。

韦尔斯表示,他在柏林的逗留让他相信,德国发生政权更迭的可能性尚不明朗。因此,任何和平方案都会涉及希特勒提出的条件。韦尔斯给出他认为能够顾及到各方的安全考虑条件:德国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撤军,交战各方裁军,建立一支国际空军部队,以防止德国今后入侵小国。在韦尔斯看来,整个问题的关键是裁减军备。张伯伦反驳说:"他已经在过去两年向德国作了一切可能的妥协。"而他收到的回报则是欺骗和谎言。德国是"当前世界一切麻烦的始作俑者"。首相表现出脸色煞白的震怒并坦率地说道:"只要目前的德国政权还在台上,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希望。"没有重新建立信任,裁减军备是不可能实现的。他断言说,这要求德国人民更换他们的统治者。

韦尔斯回答说,这一问题让他想起"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老问题"。张伯伦强调的是除非欧洲重新建立信任,否则不可能实现裁减军备,而韦尔斯则认为,只有裁减军备,特别是裁减轰炸机和其他进攻型武器,各国才能达到相互信任。韦尔斯强调,他并没有给出任何建议,但在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看来,美国人是在寻求和平建议,他好向罗斯福汇报,并且会让英国人难堪。一贯对韦尔斯怀有敌意的罗伯特·范西塔特爵士听说了这番对话后大发雷霆。范西塔特气急败坏地说:"建立信任当然必须先于裁减军备,而韦尔斯颠倒黑白,并且拿出鸡和蛋的废话作掩护,他彻彻底底是错误的。"确实,当希特勒在柏林策划征服和屠杀时,听到一个美国人在反复谈论鸡和蛋,这是够奇怪的。

宁波商人

徐志明

21.决定将计就计

天敏气极:"难怪你们要扼杀申甬厂,原来都是你们搞的阴谋,你们这样做是不是太卑鄙了!"松井收拢笑容道:"天敏君你不要太天真,生意场上无父子,只要能赚钱,使一些小计谋再正常不过了,天敏君这点您应该懂!"天敏无语,这一切太突然,对那些不知廉耻之徒,他不知道说啥好。

见天敏不做声,松井对天敏说:"天敏君,我给你一个主意,不知天敏君可应承么?""啥主意?""以后你继续留在厂里,搞技术管理,至于薪金,可以比你现在增加两成,怎么样?"松井把最初的您改成了你,明显显示出轻蔑。天敏心里气炸了,冷静!冷静!他暗地里告诫自己。他沉默了片刻,说让他考虑考虑。

"天敏君,我过几天能不能到贵厂看看?"松井提出了要求。天敏想了须臾,说:"可以啊。""OK!"松井得意地用手指打了个响咯。承德听了天敏接触松井的经过,他心里一阵抽紧。看来,东洋人要搞垮他们的火柴厂蓄谋已久。"这东洋赤佬,想得美!"承德在心里恶狠狠骂了一句。他与天敏商量,该怎样应付东洋人这个阴谋。两人商量了一阵,决定将计就计,以此来麻痹东洋人。

不料第二天,松井就来申甬火柴厂。幸亏承德他们早有预感,觉得松井会在短时内来访,甚至于第二天也有可能。

"呀,松井君,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,你看我们接待工作都没有准备好,让你见笑了。"天敏在厂门口见到松井,做出一副惊讶的神情。他领着松井到各个车间看看。松井在厂里巡视了一遍,他看到车间两条机器流水线,只有一条在生产。另一条闲置着,也没人维修。

天敏陪松井走出车间,在工厂的院子里,松井看到一群妇女正在扎鞋底结毛线,旁边,一群半大孩子打打闹闹,在空地上穿来穿去打打闹闹好不热闹。再看看厂区里面,那些晒挂的衣服,随意摆放的垃圾桶和正在觅食的鸡,看上去不像工厂,有些像棚户区里的场景。

"这些都是厂里的工人,都是老板的老乡,我也不好管他们。今天因为只有一条流水线生产,这些人无事干,只好在厂里干私事。再说了,我们继续生产,连库房都堆不下了,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,哎——"天敏觉得十分羞赧,抱歉向老同学介绍。

"唔,天敏君,你们工厂这样管理不行,家属怎么可以进厂区,真是无稽之谈。"松井板着脸批评天敏。天敏只能笑笑。

这时,有两个工人推着装满货物的老虎车经过。松井问这是干什么?天敏说,运到仓库里,现在仓库已经快填满了,装不下了。

仓库门打开了,松井远远望去,里面一只只很大的纸箱快叠到天花板了,一直堆积到仓房门口。松井不怀好意笑了,这样凌乱的工厂,是他平生不曾看到过的。这样的工厂想与东洋人对抗,简直是天方夜谭。

松井哪里想到,他所看到的一切,都是承德和天敏导演的作品,那些孩子等人物,是他们出钱雇来的,而仓库里堆放的大箱子,里面都是空的。他们就是要让松井看到,申甬厂已无希望,借此麻痹东洋人。

等松井刚走出大门跳上马车,天敏马上吩咐把孩子领回去,把鸡关起来,而后关上大门。一会儿,车间里机器声振动起来,两条流水线又开足马力进行生产。

贷款到期只剩最后一个半月了。承德仔细算算,缺口还差近4万两,如果这一个半月生产销售顺利,估计可以赚来3万多两,那缺口的几千两,默涵说他可以从预收款中解决。一系列账算过,承德有些底气了,现在,他只希望一切都顺顺利利,千万不能节外生枝。

谁料到怕鬼就偏出鬼。那天清晨,承德还在梦中,突然被管家阿斌叫醒:"德哥德哥,快快起来,天敏来了,说工厂出事了!"听到工厂出事,承德一个激灵,拉开被子就坐了起来:"厂里出啥事?"他惊慌问。"这我不知道,天敏现在客堂间,侬问他吧。"阿斌说。

承德边穿衣服边走,他心里一阵猛跳,三步变作两步走到客堂间。还没进客堂间,就听到天敏心急火燎说:"承德不好了,昨天夜里火药仓库进水了!"

"火药仓库进水,咋会呢,昨夜没有下雨啊?"承德心里一沉,他感到事情不好。